

与名家一起逛书城

——读《名家走书城》

张 西 山

(深圳大学 学报编辑部, 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 张西山(1968-),男,安徽涡阳人,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和思想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830-02

作为现代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评在宣传介绍图书、引导读书潮流、促进出版繁荣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读著名书评人伍杰新著《名家走书城》(《人民出版社2005年》),享受了不一样的书趣。

(一)关于书评学的文本研究

所谓评价,即是主体对它所关注的某种客体含有的价值的一种认识活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只有通过评论,主体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评价是一种创造”,“评论产生价值”(尼采),“批评是一种科学”(普希金),这些不同的理论界说,说明了评论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原则,必须对书评这种文本进行再研究。

关于书评,一代代出版人如老一辈萧乾、学院派代表如吴道弘、伍杰,中青年如王建辉等都有真知灼见。萧乾50多年前写的《书评研究》有开创之功;萧乾认为,书评应是读者的顾问,出版者的御史;是好书的宣传员,坏书的闸门。它对于出版工作应起到筛子、镜子和轮子的作用。萧乾说,对书说话才是书评,书评是为非专家的大众所做的评论,书评的任务是帮助读者判断书,引导读者读好书。伍杰认为书评应讲真话,“自主权”,讲真话的风骨是书评的生命。他还引用清代赵翼的诗句:“只眼须凭自主权,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他提出了包括编、印、发、读、评的大出版,他认为书评要坚持正面评论,宜宽不宜窄,必须坚持艺术标准,发挥书评专家的作用,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解。近年来,许多当代书评家关于“既入于书,又出于书”(吴道弘)、“将书和人结合起来”(王建辉)、“建立书评制度”(徐雁)的认知也有精彩之处。李长之认为书评要以书为中心,唯书是评;唐弢把书评作为一种精神的发掘事业,挖掘作者的灵魂,寻找灵魂的精髓和灵光。常风称书评是“灵魂的探险”。也有人从传播的角度把书评称为“意见传播”。

著名书评家伍杰探究众多书评者的精神世界,他把书评分为引介式书评(林纾、严复译书介绍新学西学)、散文式书评(周作人的书评平和雅致、恬静闲适)、政治性书评(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和郭沫若的为主义而战)、广告性书评(叶圣陶几句简单的广告词就是相当功力的图书简评)、科普书评(贾祖璋、任鸿隽畅游书海,传播科学)、理论性书评(茅盾、郑振铎、李健吾、李长之、萧乾等对书理多有研究和阐发)、抄书体式书评(沈从文惜墨如金,保持原汁原味,只作几句点评)。这最后一种书评的好处是保持图书的原有风格,但容易见龙不见尾,见皮不见骨。

王建辉是近年来一个多产、官员和出版家双肩挑的学者。他认为书评家要善于提出问题。正如朱熹所言:“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须教无疑,到这里方是上进。”他认为学术评论应包括以下内容:创造性与进步性、综合性与集大成性、境界与精神、传播形式与社会评价。他还以史学书评为例,指出了时下史学书评缺乏个性,模式单一,缺乏思辨性和哲学意味、语言无味等缺点。

(二)名家论书评书话

读书人倘伴书海,难免对观照的文本有所感悟评价,这就是书评和书话。书评有书评的威力,书话有书话的魅力,这两种文体许多名人游刃有余,信手拈来,评书论世,谈事论人,文采斐然,共同推动着书业的繁荣。

评书论人、评头品足、言是论非、颂优贬劣,这些对书的臧否评论就是书评。刊评、序跋、前言、随感、书话、引介都是

书评的重要形式。书评家对书评做了精彩的比喻和独特的分析，或政治思想评述，或人生感叹抒怀；或专业学理探究，或亦庄亦谐；或知人论世品评；或就事论事论书。不同文体反映了他们的学术心路、人生哲思和专业视域。

郭沫若认为，“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出来，批评是在砂之中寻出金子。”

茅盾认为，互相真诚的批评，促进文艺的发展，影响社会，这是他书评的三大主题。他指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缩影，一时代的文艺完全是该时代的人生写真。”

成仿吾认为，评论的本质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评论事业。真正意义在阐明真理。他首次把批评分为价值批评和审美批评。有求疵和捧场两种似是而非的评论。

朱光潜论述道：“书评是一种艺术，像其他艺术一样，它的作者不但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把自己摆进里面去，它应该是主观的，这就是说，它应该有独到见解。”

俞平伯主张书评要置身书中，又能置身书外，能出能入，善出善入，才能评得公平公正。

李健吾强调书评的自我精神，书评是一种自我感悟。有我的存在才有书评，因此书评有它的尊严和独立性。他强调书评要追求真理，公平公正，不为功利左右，书评不是裁判员，是鉴赏家，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书评最忌自以为是，强调在书评中学习。评论是人性的昭示，是灵魂的交流。

沈从文认为书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体，它应该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为一群读者的指路石。

书评家是书评创新的重要主体和保证。他要有思想，有主见，有个性，有品味。

郭沫若说，批评家有“三个过程：一感受；二分析；三表明”。从事批评家的条件是：要喜爱书评事业，对作品作者有爱心；评论要严肃公正、光明正大，批评家要有和作者一样的水平，概括起来就是要“不负作者，不欺读者”，“为主义而战，为真理而战”。

李健吾强调书评家与作者的沟通、灵魂撞击。书评家和作家、作者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诫：我要学着生活和读书；我要学着在不懂中领会；我要学着在限制之中自由。批评者应当是一匹识途老马，披开字句的荆棘，导向平坦的人生故国。

沈从文说，理想的书评家应当是懂得各种作品且能积极中肯地说出那个作品得失的人。对作者而言他是一个益友，对读者而言他是一个良友。

李长之充满激情地说，一个大批评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人类的火把，其眼光是锐利的，感情是热烈的，它应有崇高的理想、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人格。

萧乾说中国需要50个书评家，它是一个“文化保镖”，必须“关心、维护、促进文化”。有知识、有文化、有想象力、有审美能力、热爱生活，是书评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书话则是一种独特的书评形式，如郑振铎《西谛书话》、唐弢《晦庵书话》、徐廕《秋禾书话》、叶德辉《书林余话》等。

（三）我观书评

总之，书评是一种科学，大有探究的必要。我以为，以下诸点应引起审思。

第一，书评必须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正面评论，引导读书传媒潮流。

第二，知人与论世。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书评可以增长知识、提高鉴赏能力、促进专业研究、普及大众知识、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等。书评学是研究书的理论，而书是由人的品味决定的。《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第三，出于书而观于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语》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其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俞平伯也认为，书评者要能出能入，善出善入。因此，书评者必须研究书，了解人，出入其中，含英咀华，点石成金，妙手回春。

第四，重视学术书评。20世纪90年代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学术书评领域特别活跃。一些青年学者，如杨玉圣、邓正来、陈平原、陈思和在学术批评领域长袖善舞，推动着书评研究的深入。王建辉认为书评属“广义学术文化批评”，其《书评散论》、《人在书旅》、《思想的背景》很有影响，他对学术书评特别是史学评论有点睛之论。

第五，要培养新一代书评人队伍。伍杰、王建辉、朱胜龙、范军、李频等皆为佼佼者，颇有建树。王建辉的《书评散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人在书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他十年磨一剑的厚积薄发之作。《读书》、《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等是书评人的精神家园。